

通志壹經解



□ 12  
1411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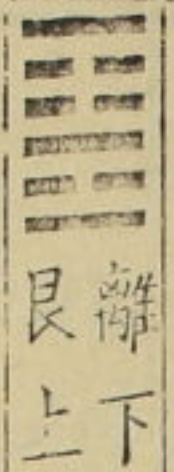


門 12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六

後學成德



艮上 離下

伊川先生曰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嗑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易傳

藍田呂氏曰賁致飾以文也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夫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

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於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雖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說易  
新安朱氏曰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

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木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

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易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

伊川先生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

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

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

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

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

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

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

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

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

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柔分言一无

上下各主一專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

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

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

則一作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

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

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

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

又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无

而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  
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  
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剝是也有取  
二象兼取二爻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  
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  
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  
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  
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  
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  
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  
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  
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

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  
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  
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  
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  
乾坤之變也並易傳○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  
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  
嘗秉筆學為辭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此豈辭章之文也劉元承編  
藍田呂氏曰剛柔相錯自然之文文明以止人為之文  
文明不止則文必勝質名存實喪不可以化成天下  
龜山楊氏曰賁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焉文明而  
麗乎止卦之所以為賁也凡賁之道能為之文而已不

五百五十一  
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矣故亨剛上而文柔天  
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故觀此足以察時變傳曰器以  
藏禮禮以藏器則文明止矣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  
成天下說易

兼山郭氏曰王輔嗣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  
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甚哉斯言之過也互體  
卦變其來尚矣將一切而去之不可也且賁之成卦變  
自泰來上六之柔下文於九二之剛九二之剛上文於  
上六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  
利有攸往是則剛柔上下相錯而相文天文人文備於  
此矣此言不可誣也而鄭康成之徒又謂離為日天文  
也艮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

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率由是也惟人也內  
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  
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嚮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  
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為教下化之以成俗豈出於或  
使之然哉蓋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  
則有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薄蝕之  
異精禋之祥而知吉凶水旱之變則時變可知也觀乎  
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則化成可知矣故謂  
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為博  
也斗振天而進日遠天而退者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  
則暑來之為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鄭康成輩謂離為日天文也艮為  
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

五百六十一  
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  
惟人則內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  
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  
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為教下化之以成俗  
一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  
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  
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  
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為博也斗  
振天而進日遠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之為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雍曰王氏有言互  
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  
瀆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解賁之彖辭則曰

吳規

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  
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乃卦變  
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蠱噬嗑賁  
之彖皆以卦變為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  
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為旅亦可為諸卦蓋諸卦皆自乾  
坤索而成今獨言於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  
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  
來而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以剛為質而柔文之  
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享賁也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為  
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  
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  
論之則以六二上九二爻為主是為乾坤之變文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則是地來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為

主地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體為艮下體為離是為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故觀乎天文者可察時變觀乎人文者能化成天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相文而獨歸之天蓋包羲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而得人文蓋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賁本泰也坤之土六來居於二以一柔而文二剛則柔得中而亨文柔德也故曰賁亨九二分而往於上以一剛而文二柔剛不得中而柔得中小者之利也然剛不往則小者无以濟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柔來文剛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柔者亦得中上下相文而不失乎中則賁也非過飾也故曰賁賁者

文飾之道曰往曰來者往來相錯因其質而文之易傳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以天文言之无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為離月陰也而為坎緯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為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鶉首為陽北斗振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以人文言之坤來文乾而成離坤文而離明文明也艮止也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婦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粲然成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矣文明以止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故日月軌道五星順序萬物自遂天文其理一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此



合乾坤剛柔艮離兩體而言賁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  
 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  
 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兌泰之時也夏離冬坎賁之時  
 也泰易為賁四時互變時變之象也觀乎人文知天下  
 之情必麗乎中正中正者理之所當得者也故彰之車  
 服明之藻色天下自化矣柔麗乎中正者化成天下之  
 道也乾天也二變艮成也二柔麗乎中正也仰觀天文  
 俯觀人文不順乎天則反求乎人文而已矣此推原卦  
 變以盡賁之道也在卦氣為八月故太玄準之以飾傳  
 ○又曰賁自泰來坤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剛柔相文  
 故曰賁天玄地黃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夫子筮賁愀然  
 其色不平曰以其雜乎所謂雜者即乾上坤下相文之  
 交也○又曰星月之光皆離之陽也故坎離以中相易

而賁分剛上而文柔○又曰王弼注賁曰坤之上六來  
 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  
 而文柔之義也此即卦變也而弼以詆卦變是終日數  
 十而不知二五也並叢說○又曰徐氏云天文也上脫剛  
 柔交錯四字故柔總而釋之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  
 止人文也王昭素胡安定皆用此義石徂徠不然之曰  
 柔解享小利有攸往中間更無異文即言天文者言剛  
 柔也者天之文也天之文即剛柔二氣也二氣交錯成  
 天之文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者天文也臣曰日為  
 陽月為陰歲熒惑鎮為陽太白辰為陰斗魁為陽尾為  
 陰天南為陽北為陰東為陽西為陰日月東行天西轉  
 日自牽牛至東井分剛上而文柔也月自角至璧柔來  
 而文剛也五星東行有遲有速北斗西行昏明迭建二

十八宿分配五行各有陰陽四時隱見至於中外之宮  
无名之星河漢之精皆發乎陰陽者也則二氣交錯成

天之文信矣天文圖說

新安朱氏曰賁亨亨字疑衍天文也以卦變釋卦辭剛  
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  
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  
得其分化成天下極言賁道之大也本義○賁柔辭先儒  
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是有之方與下文相  
似且得分曉錄語

東萊呂氏曰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  
也文之以柔故无不韋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  
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  
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伊尹周公聖

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專  
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  
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没人惟不加  
考究則不見其為文耳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  
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易說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先生曰山者草木百物之一元所聚生也火在其一元

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  
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  
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一元明而  
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  
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  
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

折獄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說易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火可以燭乎細微而不可以及遠庶政之目細微不遺獄情遠而難知也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止賁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可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庶政然无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

與賁皆有頤中有物之象而賁无除間之義者蓋動則

間當除而止則不能除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亦猶為間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火託物以明異乎晉之自昭明德也賁飾之象君子體之以明庶政者初二三四正坤為

衆政者正也无敢折獄者折獄之道在於用常人吉士哀矜獄情不恃明察也不尚文飾也或曰噬嗑亦明也

明罰何也曰噬嗑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不正不正者罰之賁无敢折獄下四爻正也庶政明而後折獄乃无枉

濫傳易

新安朱氏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義本○問山

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

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王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問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先生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簾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云要囚至于旬時他自是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山下有火賁

下離

艮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个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艮下故其象不同如此○問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个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評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評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

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  
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  
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獄說易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  
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  
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  
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與而寧徒  
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  
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  
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  
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  
所貴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  
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

其義而已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文明之德以貴居賤修飾於下故曰賁其趾  
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說易

藍田呂氏曰居賁之時以剛居下其體文明致飾於其  
足者也致飾其足不可污以不義不義之車不若行之  
潔也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  
也不為臣不見諸侯故召之則不往往役義也故庶人  
召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賁其行豈有待乎  
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為愧仁義  
之慝與馬之飾原憲不為也此舍車而徒之謂歟說易

白雲郭氏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

也說

漢上朱氏曰艮為指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坤為輿二坎為輪車也四震為大塗為足是趾行乎大塗

者徒行也初九於六二為近於六四為遠舍一車弗乘寧徒行而弗辭者六二非正應義弗乘也大車所以賁其行義弗當乘而乘之辱也非賁也是以寧徒行雖跣足賁也古之人有弗肯乘人之車緩步以當卑者守義故也

易傳

五峯胡氏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為吏烈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

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蓋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說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伊川先生曰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一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一元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

在其質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賁其須起意在上也說

藍田呂氏曰須以柔附其上為上之賁者也

龜山楊氏曰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為賁也不能為无有須之象焉須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說

兼山郭氏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失得故也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雍曰以

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為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為須待  
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  
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賁與與上興者柔而  
无應故須九三剛為之助則可興於君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言賁飾之道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  
頰曰髯三有頤體二柔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  
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譬之須生於頤血盛則繁滋血  
衰則減耗非增益為之飾與上興也與相與也二三相  
賁而成震起也柔道上行有興之象是故冠弁衣裳黼  
黻文章彫琢刻鏤之黃之飾因其有尊卑貴賤之實而  
明之實既不同其文亦異不豐不殺惟其稱也棘子成  
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不知文待質而後興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六二文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

而賁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  
所能行者而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  
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  
而動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  
文生於本无本之文則不足貴易說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先生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  
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  
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  
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  
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



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有則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說易

藍田呂氏曰賁如濡如賁之盛也居文明之極處二陰之間交錯成文至於潤澤可謂盛矣上陵下替文不明也知文明之盛別嫌明微等威以辨守是不變至於悠久物莫之陵也

龜山楊氏曰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乎二陰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為二陰所濡非正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其孰能陵之說易

白雲郭氏曰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於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盡須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孰得而陵之哉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二以柔賁剛賁如也九三坎體以剛賁柔坎水濡之澤潤而有光耀濡如也剛柔相賁文飾之盛禮之致隆者也然二非正應以近相得故相賁相濡以成文九三守正不動二亦柔麗乎中正故吉三賁將變動而失正則上且自外而陵之禮者法之大分去爭奪之道也永正誰能陵之今夫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木槧葦藩過於朝而不歉者知禮法之

不可以干也苟失其正乘其間者有競心焉安能自免於凌轢乎故終莫之陵者永貞之吉三下卦之終三不吳觀動永貞之象傳易

五峯胡氏曰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悅澤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膏澤下於斯民賁如濡如也方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義意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靈之殺洩冶趙遷之殺李牧袁紹之殺田豐是也終為人所陵辱矣易外傳新安朱氏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

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義本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易說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

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一元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性為良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當乎位質也以四應初剛柔相錯文也雖與初應而近比九三近而不相得以為己寇賁如者欲應初也皤如者安於當位以辟寇也有是疑也故或文或質然潔白其行以待之寇卒不可得而犯則婚媾諧矣

龜山楊氏曰剛上文柔而為艮艮止也剛止乎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賁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雖未獲賁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分剛文柔雖止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獲賁矣故无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虛已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

翰從之疾也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初九以正相賁也六四之柔下賁初九賁如也初九之剛上賁六四成巽六二為須巽為白皤如也言初之賁四純白相賁飾也六四當位伏巽為不果有疑志也四所以疑者初間於三坎為盜盜據內外之際四有乘剛之險初四未獲賁也雖未獲賁而應之志其疾如白馬翰如飛騰而赴之匪九三之寇則遂婚媾矣初離為雉之四巽為雞翰如也翰剛爻也震為作足之馬震變巽故曰白馬翰如震長男離中女男女合故曰婚媾純白无偽誰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四之所尤者三也三下卦之終易傳

新安朱氏曰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

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

媾耳故其象如此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

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它患也本義○言此文无所賁飾

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

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間

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

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

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說

六五賁于丘園東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

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

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

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  
 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  
 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  
 九受隨一作其裁制如束帛而而一无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  
 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  
 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  
 服必翦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  
 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  
 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  
 功終為吉也○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相因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  
 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為悔一作吝然獲其吉也其道

上行故曰丘園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賁飾之時以處尊位致乎文者也以  
 柔居中其體則止文極知反能止乎中矣飾乎丘園樹  
 藝而已家給人足束帛所以戔戔既知反本則不妄費  
 能知吝而終吉者也文多減質反飾其本以止乎中而  
 保吉故可喜也

龜山楊氏曰先王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  
 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小矣束帛戔戔用  
 禮薄矣非人君所以賁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已所  
 有也六二正應之象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  
 賁矣故終吉而有喜易說

兼山郭氏曰丘園以地言之則生財之本也以人言之  
 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之基亦致治之

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末有不盛者乎尚且束帛以卷之不嫌於損少亦儉而用禮之意也儉而用禮則生物不匱而賢者不以沒禮傷廉而違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侈極美與夫得賢於畎畝之中幡然改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者可同言之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及於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束帛弋弋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箱篚之意也子夏傳云三元二纁象陰陽為束帛或以弋弋為多何哉馬氏云弋弋委積貌許慎以弋從二弋蓋謂

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取而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以喜樂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窮處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遺賢之意為國之道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賁之時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陸于陵之類皆誠為郊野陵陸何獨假丘園以為質素也况質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之時言賁

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為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貴飾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若設飾于丘園質素之所束帛乃多矣眾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墨喜利之學貪鄙小道豈足以充貴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豕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苟有意於束帛多矣之多又安足以為聖人也哉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氏之言害義孔氏膠於爻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復聞矣

說易

漢上朱氏曰艮為山為果蓏山半為丘而有果蓏立園也五尊位柔中外資上九之賢故曰貴于丘園坤為帛艮手束之束帛五兩坤數也三玄二纁天地奇耦之文

上五相賁之象爻爻委積貌坤為眾束帛其上多而委積用之以外聘故曰束帛多矣夫五得尊位當賁天下六二不應近比上九吝道也然柔中厚禮上九自外賁之始吝而終吉正則吉也陰陽得位曰喜上來賁五陽得位而正喜豈偽為之哉好賢樂善有得於誠心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傳

五峯胡氏曰德宗陸贄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多矣之象束帛薄物多矣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義本○問賁于丘園束帛多矣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

問賁于丘園東帛爻爻吝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個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荅云某意正要如此或以爻爻為盛多之貌曰非也爻爻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爻○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雖不好看然終却吉○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東帛解作翦裁恐无此理且如今將東帛之說示人教人解人決不思慮從翦裁上去○賁于丘園是个務實底東帛爻爻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問九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東帛爻爻之象爻爻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東帛聘在外之

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爻爻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爻則為淺從人從爻則為賤從貝從爻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翦裁已是迂迴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黃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東帛爻爻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飾之象也○又曰賁于丘園是務農為本之義○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東帛爻爻它解作翦裁之象尤艱



曲說不云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似他說則曲折多  
 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  
 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它將丘園作上  
 九之象束帛幾幾作翦裁分裂之象則與象意大相遠  
 也○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  
 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  
 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又  
 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樸還淳之義否先生曰賁取賁飾  
 之義它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  
 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於人不可受  
 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  
 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

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易說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  
 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  
 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白賁无咎以  
 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  
 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  
 得志也與它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  
 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一作止而居高潔无所累為物所貴故曰上  
 得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畫繪之事後  
 素功極乎藻綯必尚素功者衆色淆亂非白无以別之

也畫繪至於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得矣

龜山楊氏曰賁无色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惟无色

為能賁有質為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

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志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樸成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

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色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文勝

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

文何如止之相戾也曰聖人之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

之貴文當文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義禮禮之文

也苟无忠信不可以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陰陽上下

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

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曰有以文為貴者

有以素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

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恭无文父黨

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甯

禫杓此以素為貴也然後知質者自然之質文者當文

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

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上下相文則文既勝矣白賁无咎

其救儻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偽可乎曰文明

以止人文也至於偽何可尚也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筮曰白宜

止白黑宜止黑其有取而言之哉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  
 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  
 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孔  
 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  
 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僂之道歟然  
 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偽可乎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偽矣雍  
 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  
 一性言之天命之謂性也聖人懼其質而近於禽獸故

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  
 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  
 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修道之教此中庸  
 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  
 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僂矣大者驕奢淫泆於其上小  
 者放辟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  
 救僂以忠於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可以復  
 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  
 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彖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  
 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方未賁之  
 時則白賁為非既賁之後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  
 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賁之極有不賁者焉聖人因天地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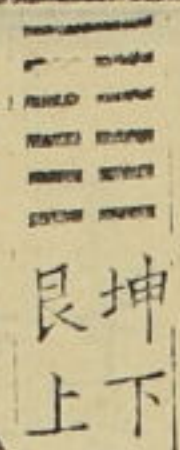
然之文立王制為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也其志在於著誠去偽使人各由其情不失本真矣末流之弊尚文勝質而本真衰焉豈賁飾之初志哉志者動於中之謂也上九變動反三三有伏巽而離體離者乾再索而成巽之變也巽為白離為文有色生於無色故曰白賁白質也賁文也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上九變動而反本則文何由勝咎何由有我志得矣故曰大禮必簡至敬无文然賁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故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尚荀子曰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稅夫終則有始質者文之始上九之白賁文在其中矣變而

通三代損益之道是以无咎而得志不然事生送死而无敬文墨子之道烏得為无咎賁四至上其變皆以巽人文相賁以禮讓為本易傳新安朱氏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錄東萊呂氏曰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六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七

後學成德



坤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羣陰消剝于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于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于地頽剝之象也

易傳

東萊呂氏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為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无穷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蘊哉

易說

剝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于一作陽之時眾小人

通志堂

剝喪於於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與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傳易

白雲郭氏曰剝有二道有民剝君小人剝君子民之剝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為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剝君子則毋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正晦其明儉德辟難遯之時義皆君子遇剝之義也剝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往者遇剝无它說焉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也說易

新安朱氏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義本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于于一无建戌則

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于一作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

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剝之時順止以觀天理之消息盈虛說易龜山楊氏曰剝剝也陰剝陽也五陰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爵賞以導其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

而從之乎雖有剛明之資蓋將遜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夫剛柔之往來相為屈伸天行也柔能變剛惟剝之時為然非特相為屈伸而已君子於是時順而止之可也往斯害矣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蓋有以取之也夫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者蓋當是時存亡之機間不容息與它卦異故也說易○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柔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

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荆州語錄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山附于地地剝之象雍曰剝落也剛過久而柔落之卦之所以為剝也自初至五剝五剛而為柔剝之極也一陽順于下而止于上僅足以避害而已故不利有攸往然眾柔剝剛其害為難避君子觀順止之象而行順止之道故能處剝之時也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當陽消陰息進盛而剝是為天道自然之運君子何尤焉不過於觀象順止俟時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剝本乾陰侵陽進而剝之柔剝乎剛下剝其上回邪剝正道小人剝君子剛為柔變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此以五陰剝陽言剝也剝而不已一陽僅存

小人既長君子道消往亦无與何所之哉當巽言屈身避害而已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此以上九言剥也聖人患君子不往人道將絕故又發其義曰順而止之坤順艮止也止小人之道當順其理而止之乃可以止蓋以象觀之剥極當止之時五變陰陽有可反之理剥反晉晉反大有而乾體復矣天道之行消於巽息於允盈於乾虛於坤消極則息盈久則虛君子尚之與時偕行能柔能剛任理而已矣漢唐之季小人道長諸賢不能順而止之悉力以抗小人是以无成功王弼謂強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以艮坤二體剥復升降明處剥之道也在卦氣為九月故太玄準之以割鄭康成以萬物零落謂之剥者論

卦氣也柔言象者三剥也鼎也小過也剥小過卦變之象也卦變自辟卦言之坤變復六變而成乾乾變姤六變而成坤自反對言之復姤變十二卦遯否臨泰變四十八卦自下而變也觀剥之象則知之矣自相生言之復姤五變成十卦臨遯五復五變成二十四卦泰否三復三變成十八卦上下相變也觀小過之象則知之矣鼎互體之象也卦以陰陽虛實剛柔奇耦交錯互變於六爻之中而象其物宜觀鼎之象則知之矣觀是三者易之象舉積此矣傳○又剥之柔曰柔變剛也純乾之卦而柔變之一變為姤二變為遯三變為否四變為觀五變為剥此變卦見于易者也陰陽升降變而為六十四業說

新安朱氏曰剥剥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



剛為柔也不利有攸往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本

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

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伊川先生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

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

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

者也故上一作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

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易傳

蓋田呂氏曰剝浸以衰而將落也山崩則附于地高者

雖下而其基固矣君子有取焉厚下安宅皆所以固基

也

廣平游氏曰山附於地則山頽之象山至於頽則以下

不厚而上危故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人之剝必自下始浸而至乎上君子知

所以厚下則无所措其剝矣乃可以安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剛柔言之則天道盈虛消息所以有剝

自卦才言之則順而止之為處剝之道由象言之則山

附於地者剝也厚下安宅者處剝之道也彖象之義不

一而足象言上者非獨君后也凡居上者皆當然也語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亦厚下之道厚下所以安宅

也夫知幾君子未必至於剝之時也不幸而至是不過

厚下俟時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剝而附於地則其下厚矣為人上者觀

此故裕民崇本務厚其下是乃安宅不傾之道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傳

新安朱氏曰憊問上以厚下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

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地厚所以

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

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錄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伊川先生曰陰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

處也自下而剥漸至于身也剥牀以足剥牀之足也剥始

自下故為剥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無貞正凶之道也

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道也陰剥陽柔變

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取牀足為象者以

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並易

龜山楊氏曰剥自下而上惟厚下為可以安宅安民所

以厚下也牀人所安也足牀所恃以為安者也剥牀以

足則蔑厚下之道也故凶小人剥民以自厚得志則害

加乎人天下之凶也及夫進而位乎上則下已不厚矣

亦非所以自安也故其卒至於剥廬而无所容其凶豈

不已甚乎小人如此亦足以戒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剥自下興也故初言剥牀以足剥以厚下

而安牀雖僅可安身亦非厚下之道況剥其足者乎既

失厚下之道則下已滅矣然剥之初而未甚也所以蔑

貞則凶言貞固不滅則无凶矣詩曰載寢之牀故處牀

為求安之道剥言牀亦見道之无乎不在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劉牧讀剥牀以足蔑案六四曰剥牀以膚

則剥牀以足當為句絕坤變乾也坤西南方也初動成

巽巽為木設木于西南之與乾人藉之牀之象也剥以

其足寢其上者危矣初有伏震震為足陰之剥陽必自下始蔑无之也无君子之正則凶矣象曰滅者滅盡也无君子之正者以滅盡之也小人之害正如此傳新安朱氏曰剥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本義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陰之侵剥於剛一作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惟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三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剥陽爻徒

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說易

龜山楊氏曰辨牀之幹蓋上下之辨也剥止乎辨則剥未及上矣以其无應而未有與也然處羣陰之中其能終无與乎故曰未而已則蔑正之凶理必至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上下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剥牀以辨則其剥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而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苟不能辨之于早未有不至于凶者剥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鄭康成曰足上稱辨近膝之下屈則相近

伸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環曰辨當在足之間  
 牀胫也巽為木為股艮為指在初為趾二在股趾之間  
 近膝之下股之象胫即股也陰浸長次及於二猶剥牀  
 至於股也九二无應未有與之者是以小人无所忌憚  
 二當内不失正以自守斯可矣若迫窮禍患蔑所守之  
 正則凶蔑无之也曰蔑貞凶戒六二也剥之方長君子  
 而有與猶可勝也剥而自守其正小人雖勝猶未凶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辨牀幹也進而上矣未有與言未大盛  
 ○問剥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滅陽以小人滅君子  
 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  
 陰與小人亦有凶先生曰自十小人滅害君子終必  
 自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語錄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先生曰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  
 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  
 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剥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  
 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  
 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三居剥而无咎  
 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  
 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獨應於陽故反為衆陰所剥然无所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陰居陽不當位也而其志剛矣居不當  
 位而間乎衆陰之中勢不足以有為也陰方剥陽而已  
 獨應之失上下矣於義无咎則吉凶不足言也  
 白雲郭氏曰剥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衆剥君子獨六

易說

三捨其羣類於上下而應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

與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以剛居一卦之外六三在小人中以柔應剛獨有輔上救亂之志易傳謂漢之呂強是也然上九不當位其勢微弱不能相應而有為失上也衆陰並進三獨為君子初二既剥安能免於衆陰之所剥乎失下也上下皆失三雖不免於剥而義則无咎非特立不懼者能如是乎

五峯胡氏曰剥者陰剥陽也三居剛應剛以陰從陽者

也皆東漢呂強處閹官之中獨有愛君子憂宗社之心

雖身被殺猶有令名故无咎也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

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上下謂四陰

義本

東萊呂氏曰六三居羣陰剥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則必與上下之羣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无兩立之理

說易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伊川先生曰始剥于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五為君位剥已及四在人則剥其膚矣剥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迫近君位猶自下剥牀至牀之膚將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剥道成矣一云五於陰陽之際義必上比故

以喻膚說易

龜山楊氏曰剥牀以足以辨則剥其所安而已未及膚也六四履近尊位則剥及膚矣其災也豈不切近乎說易白雲郭氏曰牀剥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先剥其所安而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繫辭言剥窮上及下於此可見說易

漢上朱氏曰艮為膚柔而近革六四之象巽為牀剥牀及膚切近災也五君位剥陽至四而乾毀其凶可知象言災者陰長剥陽天也剥道至此三不能止君子其如

天何傳易

新安朱氏曰陰禍切身故不復言幾貞而直言凶也義本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一作親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羣陰消消一元剥於於一元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六五為上九之膚能下寵衆陰則陽獲安而无不利矣異於六三者以其居尊制裁為卦之主故不云剥之也終无尤怨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宮人見蓄為恥也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剥之善下无剥之之憂上得

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說易

藍田吕氏曰剥之時小人長而君子消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其御小人以柔而不以威者也道以御之小人不失其寵雖曰道長亦莫能害君子者御得其道也龜山楊氏曰五君位也剥至於切近災則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言人君處剥之道夫魚陰物也貫之則其敘不可亂羣陰順承之象也先王之時六官各帥其屬以時御敘于王所九嬪掌之御敘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太宰莅之則燕好嬖暱之私不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以是寵之何尤之有夫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一也先王所以處之无二道焉使羣陰順承如魚然以宮人寵之则无不利矣是亦順而止之道也若夫付之以心膂之寄借之以威福之重而

遽絕之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可不戒之哉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為剥之主能御眾陰以承陽者也魚陰類也六五未見其類是以能聯而貫之制於我也雖制於我而在剥无剛決之義故以宮人寵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為同類御小人以宮人之道斯其宜矣方剥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剥之時而為止剥之道者也雖然貫眾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虛天之所行君子之所尚雖聖人不能違時特於其間既順以從時而又有止之道以救時耳非若一於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宮人寵但厚之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然此謂根蒂之難去者

說易

漢上朱氏曰巽為魚為繩艮為手持繩下連眾陰貫魚也艮坤為宮止于中也乾為人巽為進退以宮人寵也宮人嬪婦女御之屬古之進御於君者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尊卑迭為進退五得尊位其動也正與上同德下制眾陰若貫魚然咸順于上以宮人寵之使尊卑有序厚恩錫予不及以政寵均則勢分不及以政則无權小大相持乃可為也故无不利六居五宜有尤而以正制小人者盡道终无尤也五有伏兌為口尤之也不然魚脫于淵其能制乎或曰先儒以巽為魚何也曰以重卦離知之包犧氏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中有巽巽復有離巽為魚以漁也離為雉以佃也魚龍同氣東方鱗蟲龍為之長震為龍木之王氣巽為魚木之廢氣故太玄以三八為木為鱗兼震巽言之

傳

新安朱氏曰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眾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五居羣陰剥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為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宮人蓋五陰雖小入上御得其道則天下

說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



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已變則純陰矣  
 然陽元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元間可容息也聖人  
 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  
 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  
 則陽剝盡一有字為坤陽復一有字來為復然字陽未嘗盡也剝盡  
 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  
 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  
 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  
 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  
 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  
 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  
 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  
 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

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  
 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  
 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正道消剝既  
 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  
 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  
 極之時小人如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備猶為  
 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于下是終不可用  
 之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羣陰剝陽而一剛止乎上碩果不食也剝  
 乾五變也故有碩果之象焉乾為木果然君道也父道也天  
 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故陰雖上行剛則不食與夫之上  
 六不可長異矣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碩果不食

者順而有以止之故也坤則順而已矣故履霜堅冰至而卒有疑陽之戰順而无以止之故也故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然剝終則復亂極則思治當是時君子者民所載也故得輿坤下承之得輿之象也為坤大君子而得輿道盛行也小人无所庇其身則剝廬矣夫陰陽之往來屈伸理之必至也小人之為亂至於剝廬而後已蓋亦不思而已矣易說白雲郭氏曰果者易食之物也在剝之時君子易傷之象也果之碩大易食而不食君子居剝易傷而不傷者以君子觀剝之象中有順而止之道足以厚下故終不食也且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子小人蓋相須也與所以載君子小人之象廬所以庇小人君子之象君子得輿為民所載則有厚下之道故也小

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剝其廬而後已剝其廬則无以自庇終失所安之象以見小人不可用於天下國家也唯其終不可用而遭時未復故以宮人寵之宜矣能貫之則可窮而寵之亦可貫所以柔服其心毋使為患而已此孔子所以嘆其難養也然君子之剝非自取也小人剝之也故其剝也有漸小人之性不能有物處剝之極必自剝矣是以其亡也忽焉蓋自取之速也易於小人女子有順止貫寵之道非達時變者不足以知此易說漢上朱氏曰坤陰剝乾四成巽為木至五成艮為果陽為大眾陰不能剝之碩果也兌為口艮見兌伏不食也君子在外不為小人剝喪之象碩果不食下而復生剝反為復必然之理天地間未嘗一日无陽亦未嘗一日无君子剝終復始間不容髮坤為輿為眾極亂之後五

陰奉一陽君子於是得眾而民載之故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易傳曰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艮為舍乾為天天際在外野也舍在野廬之象陽為君子小人託庇於君子上九剝而為六小人用事自徹其庇至於无所容其軀而在外之君子亦失其所故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眾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本義○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它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已處小人托君子為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先生論易謂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

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已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

後說象也○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文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或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生矣○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元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文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

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克然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寢消寢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為其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剝時一日

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剥全一日方剥得三十分之一  
 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卿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  
 是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无可盡  
 之理這箇才剥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  
 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剥陽生不相離處  
 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得陰剥陽生逐旋如此陰  
 不會一上剥陽不會一上長也○問十月何以爲陽月  
 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  
 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以所見荅皆不合復請問其  
 旨先生云剥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  
 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  
 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  
 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義剛問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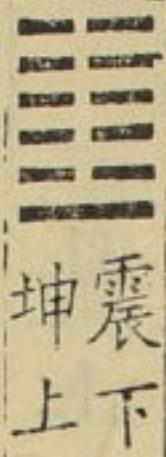
爲陽不應一月无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先  
 生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  
 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成一爻矣  
 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  
 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  
 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  
 方落若論變時天地无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  
 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  
 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剥上  
 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剥  
 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  
 三十分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  
 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

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  
 蔡季通以為不然某以為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  
 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  
 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  
 堯舜之世豈无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  
 有為耳豈能使之无耶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  
 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  
 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問上九碩果不食先  
 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  
 生因曰小人剥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說懷字  
 公立廬如周  
 禮秦无廬之廬音盧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剥消其戟柄  
 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剥  
 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並語  
 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七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八

後學成德



震下  
坤上

康節先生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  
 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  
 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夫易根於乾坤而  
 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自茲而无窮  
 矣○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  
 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  
 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剛並觀物  
 外篇  
 伊川先生曰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  
 以復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一无  
 來字陰極則陽生陽  
 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剥也為

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  
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  
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傳

和靖尹氏曰康節說易起於中孚非特中孚也卦卦皆  
可起康節謂中孚以其信也康節對富韓公以易數起  
於復此語甚當康節詩有無妄對  
中孚一聯○語錄

漢上朱氏曰周以子為正而孔子彖象皆用建寅故以  
復為十一月始為五月故曰行夏之時虞氏已有此論

叢說

東萊呂氏曰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曾不完具只  
是上面大有階級易說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

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  
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  
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  
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  
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  
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咎之者也既无咎之而其類  
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  
君子一有之道字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  
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  
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  
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無差忒以朋來  
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眾陽之功也若君  
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

能協力以勝之也。○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之道消故利有攸往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相為消長陰剥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其義為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則復之義易明非復之義盡於七日而止也。陽道方復為泰之始故亨疾猶不疾而速之疾陰陽消長有漸其出其入任道自運无遲速於其間與天之行健无以異也。方剛長之初獨陽未能用必得其類斯无咎矣是以朋

來則有臨有泰而後為復之无咎也。此皆陰陽剛柔大義微而難言者欲觀復道反復无若歲功之易明故繼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自夏至陽始剥而於卦為始建亥剥盡建子而一陽來復在天之日蓋自鶉首以及星紀凡更七舍在人之月亦七易矣。人之月即月之周天也。從天道與日而言故云七日猶堯典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詩言一之日二之日皆是也。剛長之初利動而往之時蓋自易言之不動而往无以致臨泰自天地言之不動而往无以生萬物自聖人言之不動而往无以治天下其利有攸往皆一也。然陰陽剛柔皆一道自天與氣言之則曰陰陽自地與形言之則曰剛柔在易之卦麗於形矣。故六爻以剛柔言而復謂之剛反也。易說

漢上朱氏圖說曰子夏曰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



七日其物陽也京房曰六爻反復之稱陸續曰六陽涉六陰反下七爻在初故稱七日日亦陽也虞翻曰消乾六爻為六日剛來反初蓋先儒舊傳自子夏京房陸續虞翻皆以陽涉六陰極而反初為七日至王昭素乃暢其說曰乾有六陽坤有六陰一陰自五月而生屬坤陰道始進陽道漸消九月一陽在上眾陰剝物至十月則六陰數極十一月一陽復生自剝至十一月隔坤之六陰陰數既六過六而七則位屬陽以此知過坤六位即六日之象至於復為七日之象矣是以安定曰凡歷七爻以一爻為一日故謂之七日伊川曰七變而為復故云七日蘇子曰坤與初九為七其實皆源於子夏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時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年言之

自五月至十一月復得子月以一月言之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爾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為歲者有以爻為月者有以爻為日者於復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復為曆數之微明是也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聖人觀天道之行反復不過七日故曰七日來復彖曰七日來復天行也王輔嗣曰復不可遠也夫天道如是復道豈可遠乎豈唯不可遠亦不能遠矣○七日來復彖曰七日來復天行也王輔嗣云陽氣剝盡至來復時凡七

日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孔穎達曰  
 陽氣始剝盡謂陽氣始於剝盡之後至於反復凡經七  
 日案易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一方  
 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  
 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分分為四  
 百分日之一又分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  
 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  
 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  
 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  
 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  
 日也兩漢諸儒傳經皆用六日七分之說故孔穎達述  
 而明之輔嗣論其大意而已至國朝王昭素王公宋咸  
 始著論駁之胡旦明其不然今錄其語而彌縫其闕云

○王昭素曰注疏並違夫子之義序卦云物不可以終  
 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以此知不剝盡也況剝上  
 九有一陽取碩果之象碩果則不剝盡矣坤為十月卦  
 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薺麥先生直至坤卦  
 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示陽也假使運有剝喪之時則  
 商王受剝喪元良賊虐諫輔乃至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當此之時豈无西伯之聖德箕子之賢良乎則知陽氣  
 固无剝盡之理況陰陽者剛柔迭用變化日新生生所  
 資永无盡矣○胡旦難昭素曰夫積陽則萎凝水則載  
 男老則弱女壯則雄故靡草死於始夏薺麥生於孟冬  
 數已盡而氣存時已極而物反天地之常理陰陽之本  
 性陰之極有龍戰之災故剝盡則窮上反下皆正理也  
 言窮者剝之盡也言反者復之初也何知西伯箕子非

剥喪之人哉昭素未之辯也臣曰陰剥陽盡而成坤陰極陽反而成復天之行也以時言之九月剥十月坤十一月復以理言之陽无剥盡之理故坤之上六龍戰于野為其嫌於无陽也上六則十月也說卦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西北方亦十月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非特此也五月一陰生其卦為姤積而成坤故坤下有伏乾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為復積而成乾故乾下有伏坤反復相明以見生生無窮之意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地陰陽不可以一言盡故也王胡達序卦之義而未盡夫說卦變卦之妙是以其論如此然各有所長不可掩也○王昭素曰注云至來復時凡七日注用凡字取七日之義即約酌而已然未見指歸矣疏引易緯六日七分以十月純陰用事有六日

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疏文此說未甚確當其六日七分是六十四卦分配一歲之中時日之數今復卦是乾坤二卦陰陽反復之義疏若實用六日七分以為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則一陽便來也不得到冬至之日矣據其節終尚去冬至十五日則知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矣今論七日者不離乾坤二卦天地陰陽之理乾坤者造化之本乾有六陽坤有六陰自建子而一陽生至巳統屬於乾自建午而一陰生至亥統屬於坤○胡旦難昭素曰西漢京房以卦氣言事皆有效驗東漢郎顛明六日七分之學最為精妙夫卦之爻則實數也歲之日則虛數也歲月不盡之數積而為閏則加算焉六日七分實數也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焉故算而為閏昭素言從十月終至冬至尚有十五日

未明歲月之積閏術數之精妙也惜乎緯文喪失京郎  
已云學者難知但憑臆說後生穿鑿罕得師資是以紛  
然而致論也臣曰昭素知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而  
不知此言其大綱耳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六十卦分主  
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  
日之一又分於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  
而成如九月剝也有艮有既濟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  
而後成坤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  
而後成復說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  
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離震兌各主  
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分坎  
冬至離夏至為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所  
謂至日者冬至也於復言冬至日則姤為夏至而十二

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復彖曰七日來復則六十卦分主  
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繫辭曰三百八十四  
爻當期之日蓋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四卦主十二節  
十二中氣所餘五日則積分成閏也大綱而言則剝九  
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  
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  
而復故曰七日來復譬如辰為天樞而不動之處猶在  
極星之下聖人之言居其所者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  
極星之下詳略異也歷代先儒唯玄得其旨故玄一中  
二羨三從四更五晬六廓七減八沈九成中者象中孚  
之卦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黃鍾夏后  
氏之十一月也其入牛宿之五度為周周者象復卦冬  
至之後周復也宋衷陸績曰易七日來復是也夫京房

學於焦贛其說則源於易矣自楊子雲馬融鄭康成宋  
衷虞翻陸績范望並傳此學而昭素非之奈何○王洙  
曰孔穎達雖據稽覽圖以釋王傳而易緯消息之術月  
有五卦卦有大小有諸侯有大夫有卿有公有辟五卦  
分爻迭主一日周而復始終月而既不連主七日則是  
剝盡至復全隔一月恐王傳之旨不在此義也當以七  
為陽數陰陽消復不過七日天道之常也凡消息據陽  
而言之陽尊陰卑也臣難王洙曰輔嗣之意謂陽為陰  
剝其氣始盡至於陽氣來復之時凡七日而已何故如  
是以天道之行反復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蓋本於  
天矣穎達以易緯消息之術考之月有五卦五主分爻  
迭主一日周而復始終月而既以成一歲其六十卦之  
相去不過七日陰陽消復天道之常則輔嗣所謂復之

不可遠也其言驗矣孰謂王傳之旨不在此哉宋咸曰  
卦氣起中孚如何曰京房郎顛關子明輩假易之名以  
行其壬遁卜祝陰陽術數之學聖人之旨則无有焉嗚  
呼好怪之甚也文王周公仲尼悉以陰陽剛柔進退消  
長得失存亡之象為之教云爾又何以是卦直是月是  
爻直是日云云之為乎夫卦氣何不起於他卦而獨起  
於中孚乎臣難咸曰六壬推日月行度叅以時日得易  
之坎離者也遁甲九宮八門得易之河圖者也壬遁得  
易之一端而不盡易之道散而為陰陽術數之學易亦  
何往而非陰陽哉故曰易以道陰陽又曰立天之道陰  
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聖人推陰陽剛柔進退消長之  
理為得失存亡之象其道一歸於仁義而未始不原於  
天地成信進退消長而不信消息之卦是終日數十而

不知二五也又謂諸儒假壬遁言易學以籠天下不知  
 壬遁實出於易言易者亦何假壬遁哉咸謂易書所不  
 及者為聖人之旨无有焉且如河圖洛書見於繫辭而  
 河圖四十五洛書五十之數傳於異人安得以為聖人  
 之旨无有哉中孚十一月之卦也以歲言之陽始於冬  
 至以曆言之日始於牽牛以日言之晝始於夜半以人  
 言之慮始於心思咸謂何不起於他卦真不知者也且  
 不信直卦則陽生為復陰生為始臨至于八月有凶八  
 月不知果何月也夫善味者別淄澠之水善聽者知要  
 妙之音善視者察秋毫之末咸讀易疏惡易緯之學而  
 并廢消息之卦豈得為知哉劉遵曰天行纏次有十二  
 陰行其六陽行其六當於陰六陽失位至於七則陽復  
 本位此周天十二次環轉反覆其數如此施之於年月

日時並同故一日之中七時而復一月之中七日而復  
 一年之中七月而復一紀之中七歲而復今云七日者  
 取其中而言則時月年從可知也○胡旦難劉遵曰一  
 日之中從夜半至日中一年之中從建子至建午言其  
 復也亦以陰陽之數也若一月之中七日一紀之中七  
 年則未知陰陽之復如何也若天之十二次環轉反復  
 周而无窮則未聞從亥枵至星紀何者為陰何者為陽  
 以寅卯子丑言之則天之十二辰也其以子為陽丑為  
 陰卯左轉之也與天戾矣劉遵之論妄也臣曰遵論陰  
 陽運行之數得天道之行七日必復之理但不本於乾  
 坤二卦消息之象以論之是以前言近乎漫漶要之亦  
 有所長未可斥之以為妄也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  
 午至子七而必復以一日言之自午時至夜半而復得

五百六十一  
子時自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而復得子月以一  
月言之自午日凡七日而復得子日以一紀言之自午  
歲凡七歲而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如此合之爲一  
紀分之爲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  
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聖人所以存其七日來  
復於復卦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復爲  
曆數之微明是也○王洙曰凡陰息則陽消自五月至  
十一月其日之歷行天七舍而陽氣乃復故云七日來  
復復初體震震居少陽其數七復則君子道長因慶之  
也慶在乎始其言速故稱日取乎日行一舍也臣難王  
洙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八舍日行一度爲一日  
行一舍與月合朔爲一月洙取日行一舍故稱日蓋用  
褚氏莊氏變月言日者欲見陽長欲速大同而小異要

之口行七舍自是七月安有變月言日之理且如詩言  
一之日二之日止是省文蓋言十一月之日十二月之  
日也○王昭素曰乾有六陽坤有六陰一陰自五月而  
生屬坤陰道始進陽道漸消九月雖有一陽在上无奈  
衆陰之剝物也至十月則六陰數極十一月一陽復生  
自剝至十一月隔坤之六陰六陰盛時一陽自然息迹  
陰數既六過六而七則位屬陽以此知過坤六位即六  
日之象至於復爲七日之象矣○胡旦難昭素曰易緯  
以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月純坤用事隔坤一  
卦六日七分陽氣來復昭素以五月一陰生至九月雖  
有一陽无奈衆陰之剝物至十月六陰數極十一月一  
陽復生此則謂昆爲兄竊褚莊之美爲己力者也臣曰  
昭素雖掠褚莊之美其論乾坤消息陰陽六位周而復

始得易之象虞翻陸績推六十卦以解太元八十一首  
 於中言象中孚於周言象復是於六日七分卦氣之學  
 既篤信之矣而翻注七日來復曰消乾六爻為六日剛  
 來反初七日來復天行也績注京房易傳曰六陽涉六  
 陰反下七爻在初故稱七日日亦陽也豈惟虞陸之學  
 如此論六十卦者京房也而房作復傳曰七日來復六  
 爻反復之稱蓋天地之間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  
 有是術其致一也故于夏曰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  
 數七日其物陽也安定曰凡歷七爻以一爻為一日故  
 謂之七日伊川曰七變而為復故云七日蘇氏曰坤與  
 初九為七皆言七日之象也易之為術深遠矣故鼎祚  
 於此請俟來哲若陸希聲劉牧王洙龍昌期以七為少  
 陽之數則无取焉並七日來復圖說

五峯胡氏曰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以反本復始  
 求其全所由生也集文

新安朱氏曰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  
 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  
 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  
 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  
 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  
 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  
 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  
 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  
 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本義  
 廣漢張氏曰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  
 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



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知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无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无疾伊傳復卦義贊東萊吕氏曰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習氣豈能昏之猶笋逆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礙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損方能德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易說○又答朱元晦書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兩句大索致意耳或問利有攸往向說當作純亦不已看恐亦有時乘有為之意答曰隨卦義看難立定說也又易臨傳曰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

戊則極而成剝又復傳曰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七更也今總以圖明之文集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大則當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變遷非此无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外書○又曰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外篇○又觀物吟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

看天根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擊壤集

伊川先生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字有也七日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其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並易傳○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劉元承手編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關入錄○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陳氏遺○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大全集拾遺○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一作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錄語橫渠先生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始而剥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剥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

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  
 臾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元斷續之時也大抵  
 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  
 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  
 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却是生物彖曰終則有始天  
 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  
 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  
 迄於今蓋為靜而動天則无心无為无所主宰常然如此  
 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已有苟心中造作安  
 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復極而反其本也自姤至剝陰日長而陽  
 日消至於坤則无陽而陰盡矣陰極則陽反故彼長則  
 此消此盈則彼虛消長盈虛終則有始循環無窮理之

必然者也復陽始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方陽之  
 消雖理之必然然非天地之本心故至陽始生則反行  
 天地之本心故謂之復復亨陽進必亨也陽消為入長  
 為出出入皆理之所必然非所病也方其未長羣陰朋  
 來不足咎也所以无疾无咎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故也陽自姤而始消剝盡六陽以為坤然後復故七日  
 也陽之未長止可以无疾无咎至於來復然後利有攸  
 往以剛長也方陽之長生生无窮此天地之心也  
 廣平游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  
 復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  
 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曰  
 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此茂對時育萬物則  
 於博施濟眾也何有說易

龜山楊氏曰陰極而陽復復斯亨矣復剛反也震動而坤順動而以順行也一陽復於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矣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則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動而以順行而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夫陰陽一氣之往來也反復其道終則有始天行也七日謂自姤至復也始陰始生也陰生則陽消矣故七日而後復夫四時之變浸而爲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故剝以順止之復以順而行其道一也當是時陽微矣止而不行則剛終不可長也故利有攸往夫復也者陽始生動之端也知復之道則天地之心可以默識矣非盡心知性其孰能見之

說易

兼山郭氏曰復者去此而反其本之謂也凡易之道坤息消乾乾息消坤二氣往來是以反其本者復也易以乾坤言形以天地言氣以陰陽言故乾坤之理天地之運陰陽之會无不反其始而後行故乾之初九復於甲子歲功之出起於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於牽牛之初以至律曆之紀四時之序无不反於此者所以黃鍾爲萬事本此之謂也復者陽生之初動之始也故曰亨震者動也坤者順也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也朋者類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方其未復也陰上而消陽柔下而阻剛方是時也朋來可乎是以待其陽復則朋來无咎也謂陰降而爲朋則小人往來蓋不得爲朋矣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者相爲消息亦无時而已也故陽一升而萬物生陰一升而萬物死其反

也其復也各終於六位而時成是以知七日來復也然則四時之運行日月之代明豈物或使之然哉此天行之自然者也故孔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然後知大德之生生剛反動而以順行而已而說者謂易以靜為復天地以无心為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于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於下雷已復於地中惡在其靜而已也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且復言七日臨言八月者陰陽之辭也故言陽以尚消息盈虛之自然言陰亦內外使之知懼也

易說

和靖尹氏對楊子安問復其見天地之心曰或謂靜為天地之心非也一作天地以生物為心非為靜也天地以生物為心終而復始之義剝卦若終剝則成坤

陽處一

五陰故剝極則復復則一陽居初也伊川曰此如詩之下泉匪風之作故次以豳又次之鹿鳴也否卦上九陽

剛或能傾否屯卦上六陰柔故不能濟屯也

語錄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儒謂易以靜為復天地以无心為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于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於下雷已復於地中惡在其靜而已也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雍曰復以剛反而亨則天地萬物皆有待於剛者也剛故動柔故靜物久於靜不能自動是所以有待於剛然後動而亨也如此則復主動而非靜始主靜而非動動靜之義係乎剛柔之反也有震之動有坤之順以是行焉則上順天地之道下順萬物之理是以出入行於自然无遲速之異也且剛柔反復其運不停自其小

者視之四時日月可見也故在亥之中一陽為復進而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為乾一陰為姤進而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其出也陽出則陰入陰出則陽入陰陽出入反復如此孰為遲速故无疾而有常也朋來之後然後道大亨而功成故言无咎天行者自天道以言之七日之復是也由七日之復以觀則三才萬物之復莫不皆然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固无心於萬物也而萬物有心於天地因其有心於天地言之故曰天地之心然萬物資天地以有生故天地於是乎生萬物則天地之心无它焉生物而已是以繫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有生故有德有德則有心矣復為生物之始是所以見天地之心也然復之時義大矣而柔不言大矣哉者蓋復非小道不待言而可知也始遇之事有至小

者存焉聖人欲人遺其小而玩其大者故始言大矣哉也○天地无心於陰陽剛柔也窮極而變者天地之心也自生萬物觀之則七日來復以生為天地之心矣自它道觀之皆然故出入无疾反復其道可觀天地之心如此况人乎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復本坤而乾交之陰陽之反皆自内出非由外來而出入云者以剝復明消息之理也剝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而出入其反也出其動也其出其入羣陰莫能害之害之之謂疾言剛反動而得位也坤為順剛反動而得位以順道而上行斯復所以亨歟朋陽之類也一陽來復而得位无咎者以正也剛動則不累於物以順行則不違其時正則和而不同斯朋來所以无咎也夫復所以亨者豈一君子之力哉譬如

舟車必相濟達已先則挽之彼先則推之然後并心協力其道大行故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此合坤震兩體初九之動以言復亨也天道之行極則來反往則必復其復之數自午至于不過於七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剥復七變陽涉六陰極而反初日也月也歲也天地五行之數所不可違而必曰七日者明律曆之元也故日月五星始於牽牛氣始於夜半曆始於冬至律始於黃鐘子雲得之為八十一首以盡一元六甲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二章之數邵雍得之明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窮天地消長无極之數而雍嘗謂子雲作太玄其得天地之心乎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此推剥復之變言復之數也陽自復而往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為乾執禦之哉君子之道剛

進而長莫或禦之必至於盛夫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荀卿曰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臣非虛語也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此自復推之至乾以言復之成也易以天地明聖人之心以為无乎不可也以為有乎不可也觀諸天地則見其心矣天地以萬物為心其消也乃所以為息其往也乃所以為來往極而來復復則萬物生生者天地之大德也以其所見論其所不見天地之心其可知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以初九剛動言復之始也始而亨亨則有成矣王弼謂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此雷在地中之象也柔之取象在於陽剛反動而已易尤非象也柔也大象也小象也其象各有所宜不可以一槩論在卦氣為冬至故太玄準之以周易

新安朱氏曰剛反則亨動而以順以卦德而言陰陽消  
息天運然也剛長也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  
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  
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  
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  
生時玄酒味方澹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  
犧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本義○天地之心動後方見  
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朋來只做人說覺不勞  
攘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問復卦剛  
反當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  
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柔辭解得易極分明于細  
尋索儘有條理○問復見天地之心先生云天地所以

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生於春長於夏  
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  
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夫  
其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  
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  
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問  
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  
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  
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  
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問王輔嗣說寂然至  
无乃見天地心如何曰他說无是胡說若靜處說无不  
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  
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為陰



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知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沈迷蔽銅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棘即是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天地之心惟程先生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无陽天地生萬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

見也特因事感念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楊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六曰南軒先生荅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道夫竊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雖无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為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无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先生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

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无小人皆天理而无人欲其善无以加有若動不可以无靜靜不可以无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而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无也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无小人不能皆天理而无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若聖人则无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於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

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天地之心先生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元酒味方澹大音聲正希正謂此否先生曰正是此意不容别下注脚矣又問天心无改移謂何先生曰年年歲歲是如日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

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  
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  
也先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  
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  
陽氣甚微勞動它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  
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問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先生曰此語與所以陰  
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  
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  
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  
壯夬也豈得遂指此以名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  
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是道而見天地之心耳天  
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

周開

亦已無疑矣大抵近世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  
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  
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  
外此外此爲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  
管矣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  
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  
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人  
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邪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  
可以善惡而爲言耳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  
接物方見○問程子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動乃心之  
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先生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  
震坤靜震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蹤跡  
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

是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是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或問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某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來復以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无生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闢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問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觀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愚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為真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

指流行之體示人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為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元以見生生之理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无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塞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先生曰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論之

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无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却是添却一事又云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喻固善然陰陽生殺固有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无有間斷而肆其欲哉須要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无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无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无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但所謂可識心體者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无所疑感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問曰先生曰要認得

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靠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思否先生曰心固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箇理外别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先生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也○問復其見天地之心蓋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

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則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單單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到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

各自不同須推教子細○伊川與濂溪說這復字亦差不同濂溪說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止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

常斐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  
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  
周濂溪程先生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只是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  
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  
二先生○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无陽之說如何曰  
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  
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  
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始至坤亦然曰然則  
陽畢竟有盡時矣曰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  
息也○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荅曰陰陽皆不盡至  
此則微微一線路過因而復發耳○片之問蘇李明問  
尹川言念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段

下面說

便是說靜中有動靜不是如睡底靜中間常有箇  
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  
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  
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  
物事○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  
之竊謂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  
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  
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  
天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夫而天  
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无心處耳若  
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又却自定程子  
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  
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

五  
百  
六  
三  
為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无勾當只是以生物為  
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  
而已○問程子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曰這是說天地无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  
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无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此心周徧而  
无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於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  
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禽獸草木之  
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  
見得他无心處只恁定說不得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  
亦皆有心只是有无知覺處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  
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

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是有箇  
物事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无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  
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天道福善禍淫這便是分明有箇人在這裏主宰相似  
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道夫問冬至子之半天  
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澹大音  
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先生曰康節此詩最  
好某於復卦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  
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  
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天即十一月之半天也人言夜  
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  
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  
然當是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見



所謂元酒味方澹大音聲正希也並語○又復齋記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者反也既往而來反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集文

廣漢張氏題李直卿復齋詩曰李侯索我復齋詩此理難明信者稀要識聖人端的意須於動處見天機又萬化根原天地心幾人於此費追尋端倪不遠君看取妙

用何曾聞古今復卦下面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為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為天地心乎南軒集東萊呂氏曰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无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採而食之餘果雖皆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爻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

靡氣象人有于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于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天地發生之物最是於萌孽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牙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眾惡陵鑠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无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間遇事有互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然之天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聖

而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故出无疾入者謂剥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迤邐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為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為人欲障蔽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間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間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耳彖者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故都无障蔽為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

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无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為天以无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无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並易說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伊川先生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

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一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易傳○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正蒙○凡言后者大率謂繼體守成之主也復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此校之則后為繼承之主明矣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所重於至日以其順陰陽往來閉關者取其靜也閉關則商旅不行先王无放過事順時以示法亦以示民后不省方如言富庶優暇不甚省事又明是繼承之主易說

藍田呂氏曰雷在地中微陽始生靜以養之待盈而發也閉關涂止行者皆以養微陽也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閉而未發先王不先時而動所以事天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坤為靜之終復為動之始雷在地中則動已萌矣而未奮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得陽則舒得陰則慘故人喜陽之復而畏剛之剥也先王至日閉關助陽道也喜陽之復懼其微弱而人泄之以先奪陽氣則陽愈微而不進是以閉關而固其氣以助之蓋三才一氣耳方天地欲動而人爭先之是爭天地之動以損天地之氣也聖人欲奉天時莫不先天地而後人從之是以閉塞人事以助天地之發也後世為月令者於仲冬之月塗闕廷門閭築圉圍以助天地之閉藏蓋假此以

為義誤以至日閉關為天地閉藏之時也夫至日日至也天地至復則動而將發生先王至日閉關正謂陽氣方動而微懼人道分奪其氣先動以泄之故至日閉關以奪人動發之氣是所以助天地生生之義也何閉藏之有哉說易

漢上朱氏曰天下之至動莫如雷雷在地中動復於靜復本之時也復冬至之卦剥艮為門闕反則閉關閉關以止動者也巽為近利市三倍風行地上為觀民設教復震見巽伏故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行不省方則動者靜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夫子贊易兼用夏小正易傳新安朱氏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揜身以待陰陽之所定義本○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

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  
 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  
 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問復  
 卦先王以至日閉關程傳謂陽之始生至微當安靜以  
 養之恐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至是方  
 成體耳先生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時舉因論學云雷  
 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  
 者分上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先生曰若著  
 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  
 也來這裏使不著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  
 便做空虛認了並語○又詩曰朱光徧炎宇微陽眇重  
 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  
 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絲絲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  
君子皆齋處必

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閉關息商旅所以養絕彼

柔道牽題劉屏山琴曰匪金匪石含至貞兮雷蟄于腹

閱其神兮鏗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覲器寶懷若人兮

主靜觀復修厥身兮與時偕極而不及其申兮集文

東萊呂氏曰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摧挫

時无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鍾之宮

但雷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自

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具

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為窮凶極惡之事

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終无悔過之心然固有之良心

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

人之說多以為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

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

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為厭禳之法固為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為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為兩體故也

說易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伊川先生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抵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

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

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

道也學問一有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

已並易○抵與底通使底至也无至於悔朱公按拾遺

橫渠先生曰祇猶承也受也一云祇悔作神祇之祇祇之

為義示也効也見也言悔可使已不可使成而形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九處復之初而以一陽居眾陽之始自

坤而來陽消未遠故曰不遠復

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

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无

吉顏淵之殆庶幾其以是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統復道而言

之也至于七日來復則指天行而言是復道之一也爻

象言君子脩身蓋亦復也凡易之一卦其義象皆不可窮盡聖人卦爻彖象之外不能悉言者多矣就其所言之中已具數義學者當觸類通之以極廣大而已如乾象為天為馬豈能拘於大小之間哉昭昭之多與天同一撮土之多與地同一卷之石與山嶽同一勺之水與河海同道無間於小大故也復之初九顏子盡之能不貳過故不遠而復於道苟貳過則遠矣雖然有不善未嘗不知則蓋嘗有過也有過則有悔唯不貳過故其悔小而无大悔也凡充有悔之極則有大凶充无悔之極則有大吉以其不遠復故知无祇悔以其无祇悔故終知其元吉也此顏子克己復禮之道故象言脩身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外為遠內為近剝初嘗失矣變復九自外來內不遠也反動而剛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無復

矣初者九之位正其固有也初正者善之端修身之始未有不正其心而能脩身者以天地言之始於剛反動而正乃能遂萬物而成其德故曰不遠復以脩身也坤為身易傳曰祇抵也馬融音之是反初動不正不正則抵乎悔知不正為不善之端而復於正則无祇悔俟其悔至而後復之復亦遠矣无祇悔則元吉元吉者吉之至善故曰无祇悔元吉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无祇悔也故夫子贊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易傳屏山劉氏曰易故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嘗竊為之說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

而復稱為庶幾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庶幾近也謂近於易不遠復之義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得想像說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為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己復禮全一性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誤謂之通易可也○又曰復之一義為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

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昧不通也口能言不能行也玩依微也忘無心與之俱化也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余嘗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且緣切謂審釋考究也

善學易者以復為先惟人之生成有是性喜怒哀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蝕食音日月薄蝕初雖晦未幾又明人能知復則其明不損聽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勿謂有本

勞思內馳亦勿謂无悠悠弗思廓爾貫通心冥取舍既復其初无復之者蕩蕩坦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

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屏山文集

新安朱氏曰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



其象占如此本義○問不遠復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語錄廣漢張氏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甲申孟秋朔先公次餘干暑甚憩趙氏養正堂每閒暇親翰墨多寫經書要言置縑囊中累十百紙先公易箆於仲秋不肖孤哀苦謹藏遺澤不忍發讀越二年前進士太原陳伯雄來相弔於湘水之上自以嘗在江淮辱先公誨言欲求字畫而歸為子孫藏予慟開篋取此紙授之嗚呼學聖人必學顏子則有準的顏氏之所以為有準的何也以其復也復則見天地之心成位乎中而人道立矣然而欲進於此奈何其惟格物以至之而克己以終

之乎嗚呼此先公之所以教其者今併以告陳子南軒集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下比於陽故樂行其善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居中而下比於陽所以為休龜山楊氏曰過而後有復顏淵不貳過猶有過也而未形焉其復不遠矣非克己者其孰能之茲其所以為仁歟盡斯道者惟初乎六二柔順中正无過而復休而復者也其復也從初而已故曰以下仁也中正而親仁吉

孰加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稱樂正子好善優於天下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休美也充好善之實孟子之所以為美盡下仁之道復之所以為休其義一也不遠之復克己者也克己復禮仁也故六二之下初九所以為下仁也然古之人修身者豈徒然哉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也聖人之治天下仁之而已孟子所謂推恩保四海是也夫欲仁天下者必先仁其身是以中庸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復以初九修身六二為下仁不亦宜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休息也初九剛復克己復禮為仁者也六二正中在上无應以分其親仁之意近而相得乃下之見初九不遠復其心休焉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中則正正則大大者仁之體仁豈外求哉在我而已矣初九知幾知至至之者也六二不動即至於正中動則失正因是休矣休則吉所謂吉祥止止也故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荀卿曰學莫便於近其人六二之謂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義本

○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其人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為仁此正與答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為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

理說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外而不在復也○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處非位非頻蹙自危不能无咎一作吝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雖陷於眾陰之中幾不能以自出然去陽未遠猶不得已而求復不得已故頻陷於眾陰故厲有志於復必與眾陰異趣然不失吾義故雖危无咎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其守不固矣雖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能不復行者也故頻復厲夫操存舍仁蓋俛仰之間耳其危豈不甚乎然而頻是亦善補過者也故雖厲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說者皆以頻為頻蹙之頻失位過中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先生以為頻數之頻嘗試考之禮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不得已而復與勉強而行之无以異也不得已而復尚且知復焉何厲之有與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為不侔矣由是而知頻非不得已之類亦明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況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道有至於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寸是以危也然

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頻水厓也說文曰人所賓附頻感不前而止先儒作頌感訓之其義亦通三者震動之極極則反之正成坎坎在坤際水厓也水厓謂之頻六三厥初妄動自厓而反則頻復也頻者危道故曰頻復厲頻而復雖晚矣不猶愈於迷而不復者乎於義為得故曰義无咎也六三困而學之者也叔孫病不能相禮退而學禮之爻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则无咎故其占又如此義本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伊川先生曰此爻之義最冗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易說龜山楊氏曰居上下四陰之中而獨從陽中行獨復者也陰之從陽性也故謂之從道然柔不中行无剛明之才雖欲從道而无受道之質故不言吉與休復之下仁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位不得中而居四陰之中獨從初九之道

而應焉是亦舍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故曰中行獨復七十子於衰周之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五陰冥行去道日遠適越而北首者也六四行於五陰之中獨反而復下從於初道言初九也震為大塗亦道也鄭康成曰度中而行四獨應初是也不言吉无咎者正則吉可知獨復則无咎頻復之厲猶无咎也四獨復五敦復不言吉者不以利害言也虞翻曰四在於外體不在二五何得稱中夫中无一定之中自初至三以二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復卦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為中康成謂爻處五陰之中

傳易

新安朱氏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

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本義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性順位中无他應援以敦實自求而已剛長柔危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取悔必矣

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五雖遠於陽而不失乎中雖未盡美而

敦厚自守可以无悔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而无應於上下无所待而復者也其復也誠於善而已故謂之敦復夫誠自成也故夫子曰中以自考也初九陽始生動之微者也其違未遠故其復也不至於悔而已六五无所待而復安於復者也故直曰无悔不言吉吉不足以言之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五以陰居尊位在坤之中有厚德之象故言敦復中以自考者能以中道自厚而已自厚則所以成己者至矣雖未足以盡為君之道亦可以无悔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盡成已成物之道則君道盡二帝三王是也六五為一卦之主其才有所不足故僅能自成與在下君子修身无以異然初九既无大悔於其初馴致其道則知其終為元吉矣六

五居尊極之位方同在下之道雖敦復優於不遠之復而以時位初終論之是未足以致人君之元吉也故特中以自成而已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五遠於初九中而未正非敦復則有咎五坤體厚也五動而正成艮艮為篤實厚而篤實敦也成言乎艮故艮又有成之意考成也誠者自成也以體言之謂之中以天道言之謂之誠以受之於天言之謂之性有是性則有是體有是體則具是道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自成矣其於復也何遠之有厚而篤實用力於仁者也荀卿曰以中自成易傳曰以中道自成

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考成也

義本

廣漢張氏曰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為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屬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其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為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為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為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為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

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

敢曰有則庶幾寡悔

南軒集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伊川先生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

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道過亢反常无施而可故天災人害師敗君凶久衰而不可振也說易

藍田吕氏曰上六居衆陰之上處復之後最遠於陽迷而不反者也以治身則凶趣時則有災眚若用衆君國其害滋大其勢難復非十年之久不能爲也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與初異其違道遠矣迷而後復者也故凶苗民逆命七旬乃格是也迷則妄行故有災眚書曰眚災肆赦眚目病也其爲災眚不明而已有可復之道焉故在所肆禹之班師是也豫之時雷出地而奮威行於上矣又順以動故利行師君道也復之與豫以二體言之順動一也而迷復之凶其事則異矣故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反君道

故也一年數之終十年不克征則終不可用矣禹稱有

苗曰昏迷不恭反道敗德此之謂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君道知柔知剛上六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處復之終迷不知反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與夫天道人事皆貴復焉迷不知復則上逆天道下乖人事其凶宜矣言有災眚則得之天得之人者其凶非一也迷復无所不失故其凶至亦无不有之况行師用兵之道尤爲危事是以自用之則大敗佐其君以用之則有十年不克之凶十年極矣十年不克則自敗可知是其國君凶也且復有自復者有不能自復而從人者有失而頻復者皆復也上六居一卦之上有君之道君道以能從人爲善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是也上六自



不能復又不能從人之復可謂反君道矣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苟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冥豫成有渝是也

漢上朱氏曰復之終以一卦言之剝之上九反而為初初九已復上六迷道而不復故曰迷復凶上窮矣不可動動則降三成坎災眚也災自外至眚已招也有災眚則天禍人患无所不有故曰凶又曰有災眚三動六上行有師體用師也行師之義以正去不正已迷不復而行師人誰服之終有大敗師六三師或輿尸凶坎為血大无功也三下之終故曰終有大敗坤四諸侯位國也五君位上反三成震坎以其國君也震動以也坎陷也用此行師終有大敗妄動之禍至於以其國君陷之於凶故曰以其國君凶言迷復動則凶矣自古迷復妄

動不勝其欲而用兵雖驟勝終有大敗驟勝者厚其毒而降之罰是以禍至於三身十者坤之極數不可動則无師象不克征也十年不克征者災也上窮也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眚也二者反君道故也上六反初九初九道也易傳曰居上治眾當從天下之善夫從天下之善則改過不吝舉錯當於人心以此用眾則師克以此用國則民聽天祐人助何凶之有

三集卷之二十八 四十四 公止

東萊呂氏曰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八

前文以此此則國便月無天... 天之不善... 改過復善... 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 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 易說... 公止

